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九十六　　明　唐順之　撰

鎮分鎮即古封建之遺故附列國於鎮云

五伯　　蘇轍

五伯威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

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過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

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淩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

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六國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

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

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逺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三國謂楚韓魏也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

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竒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刼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刼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茍以天下之大而下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三國　　李綱

曹操之材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呉蜀力適相當故三

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竒譎多數善用兵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順勢便故能亡袁術於淮南誅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進討烏桓擒馘譚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乃取荆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超遂而關隴平其規畧亦宏矣而權藉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淝師卒無成况能長驅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北之餘假荆州之地資劉璋暗弱以取巴蜀崎嶇山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

室之志師徒屢動曽無尺寸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於權備然而吴有張昭以為骨鯁有周瑜魯肅吕蒙以為羽翼有甘寧凌統程普黄蓋之徒以為爪牙蜀有孔明以為謀主關張雲忠以為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吴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

臨廣陵以望吳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邪

七代　蘇轍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強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

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葢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聞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葢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内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

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盖其取之也誠有以待之而不敢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强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

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葢其志將以俛倬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内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閗四方之罷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蔕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

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唐藩鎮論贊　　唐書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爪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乗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由

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覇不得不覇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忍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楊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頻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顱頷天

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

爵越録受之覬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肖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呉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恵来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反此提

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

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為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别傳云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圜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挐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脅主庸佐惟不知盜故也

引妖就暝以奪厥明寧蕭倪崔植等謂邪

方鎮　林駉

藩鎮之為唐患也尚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由也方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為十道而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

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覩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為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為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畧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漁陽鼙鼓掃境而來亦其勢

之必至者此府衛之法壞而方鎮之根形矣嗚呼易封建而為郡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刺史而置州牧識者料其羣牧之爭政太宗何不鑑其覆轍耶故曰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即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為禍尚賴諸鎮勤王之師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號立焉大難既平蓬孛軒豁是時也正當伸朝廷之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安茍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碁布大者連州十餘小者毋慮三四戍肱髀難削之

形效輔車相依之勢使人視之若羗戎然此節度之名立而方鎮之勢成矣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啟叛者之九起舉吳以予濞而變狀不待異日見之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逸帥平盧軍士實爲之此一機也尤强弱安危之分也夫天子所恃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禄廢置在上不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維事之最大者而委一介之使狥行伍之情此而可爲夫孰有不可爲哉士卒得

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之勢也此自立之弊生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不出於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衡守相不置於漢廷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又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黠虜耳重歛虐民亦何能為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吏弗之問也私入稅賦弗之詰也兼宰相則就加平章增以鴈門之封重以天雄之號州

為督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已過乎䵝亦一㸃虜耳黷
貨淫刑果何能為而德宗惟恐少拂其意愛惡予奪惟
意是狥既奏元洪流端州矣而復請輕之改為長史既
奏薛正倫貶峽州矣而復自悔之留為判官其縱之不
已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
天子由代德姑息之過也大抵芽蘖之未萌則片言折
之而有餘間隙之已開則干戈取之而不足可不深慮
而早計乎至憲宗之削平諸藩方有太阿出匣之狀然

而軍士有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殛之何所不可而乃給之以賞賚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武宗之宣慰河北方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就降縱不舉賞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義望朝廷者大抵韓信之叛心不生於假王之時而生於雲夢之偽遊竇融之内附不畏漢兵之强而畏河西之璽書惟義可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之悦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此藩鎮與唐三百年相

與終始也五代紛紛其弊尤甚噫有由也上聖龍興羣雄鼠伏惟正月乙巳以詔諭諸鎮越翼日戊午又別以詔賜諸鎮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誰敢有異心者鎮安之韓令坤自北邊聽命鎮寧之慕容延釗自貞定聽命彦卿之在天雄則表請而名稱王景之在雄武則治裝而入朝建雄之廷璋馹詔朝馳單車夕至矣成德之郭崇朝發信使夕無違命矣袁彦之兇率以潘美諭之而至自保義承信之涉爀以魏丕直之而安於獲國一旦以

息兵為問趙公普以方鎮太重對片言之發適當帝心聚天下之精兵收天下之財穀皆入京師隠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又支郡長吏得自奏事而長吏得以舉其權鎮將職屬悉委之縣而縣官得以行其職轉運既以扼其私别乘又以制其專强藩巨鎮皆顛倒於股掌之上吾觀開寶之二年守劇鎮者各罷而歸環衛杯酒易置如制嬰兒自非規模宏逺何以致是嗚呼藝祖一舉而去數百年之患仁矣哉

論五代　蘇轍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葢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嚮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

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内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内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嬗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

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逵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

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葢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名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竝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絶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茍仁而已

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

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絶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授之於内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内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

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亂

論董卓　　范曄

論曰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剥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厭其

怏然猶折意搢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兹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論黄巢等　羅大經

自古盜賊如黄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脱身自免巢髡髪為僧題詩自賛有鐵衣著盡著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駔頼文政為首文政多智年

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徳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為羣兇不聽以刀脅之䖍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糍為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為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𣪍人来見約日束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𣪍曰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偽為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為偽也

楊行密　　歐陽修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寛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歎曰儔以此惡吾豈復爲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劒而侍洪拔劒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劒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

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温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簒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論方臘　　　　莊綽

宋莊綽雞肋編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于遠方以財産半給告人餘皆没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

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人物祖先不會賔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胞有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絶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轂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為一家故有無礙被人訛以是誘惑其

衆其魁謂之魔王為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為邪道故不事神福但拜日月以為真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為麻謂其魁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為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

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有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名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此不祀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為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為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籍沒全家流放與人為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州縣憚之不敢按反被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

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矣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順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剸決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寖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為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蔣之奇使淮向豪強官吏望風震慴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為政識後先色人紀其十異

蜀　蘇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

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

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

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羣盜散而爲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怨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怨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悍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

髙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廣科學以弭盜　　百川學海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有絕意於功名之塗

無復顧藉故聖朝廣開科學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賊盜奸宄開寶三年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塲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塲屋學固不講業亦唯專非有特恩終成遐弃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廸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人三禮四十

四人年老授時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咸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況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

而起於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蘇子云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藝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唐所仰望哉自唐以來進士皆為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開寶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撾登聞鼓言久困場屋乃詔入策進士終場經學竝試殿庭三月庚午御講武殿覆試新進士宋準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歲禮部所放進士十一人而已五經止二十二人藝祖皇帝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恩

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大哉寵模可謂知所先務矣

論順民情

李綱 後同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於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忘其勞且死

而不以爲怨則咈民之情欲以立事而長且久者未之有也以德行之者王以力假之者霸王霸之所以興未有不因於民者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適有居而胥怨則必爲之丁寧訓告使之知所以遷之爲利而後已然則聖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貴爲在已而不可亡以賤爲在民而不足聽一切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焚詩書殺豪俊以愚黔首制爲峻刑酷法使民皆愁苦而無聊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故山東盜

賊羣起而秦遂亡至高祖約法三章除秦苛政而百姓歸心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遂破項籍其後蕭何曹參為相知民之疾苦順流而與之更始遂安海内然則咈民之與因民之效槩可見矣後世奸諛之徒上欲投君之所好而爭富貴必欲去已之所患而排忠良乃始建為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主而取世資凡能用君之欲者則謂之享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凡於流俗遂使其君抗然於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

疾視於下而不敢言而敢怒其原起於熈寧元豐之間其流盛於崇寧大觀之際其末甚於今日葢有不勝其弊者矣儻能因民之情而用之悅以使民犯難而忘死則外寇雖強不難也

論治盜賊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病痰涎乃吾之氣所以為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闗膈之升降皆以津液為本至於聚而為痰涎則必失於調衛而外為邪氣之所傷内為寒熱

之所薄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為本至於散而為盜賊則必失於附循而外為姦民之所脅內為飢寒之所廹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痰涎以藥化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解之使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

察也昔者渤海盜賊竝起宣帝選用龔遂為太守而謂之曰君欲何以息盜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是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

耳至於巨盜如漢末之黄巾唐末之黄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黄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黄巢敗而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兹非其證歟

稗編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九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吳　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

稗編卷九十七

明 唐順之 撰

夷

論漢唐備邊　林駉

漢之邊防簡於高文而詳於武帝之世唐之邊防密於太宗而疎於玄宗之後夫自簡而詳者非曰得率然首尾相應之勢也武帝喜功之過也自密而疎者非曰得護風寒數處之要也玄宗而下不知備邊之道也盖漢

自高祖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置雲中郡以備之迨至高后孝文匈奴知北邊有備於是自隴西北地入然漢之邊防亦不過此爾自夫武帝好大喜功始自遺禍而入寇之路始廣不出上谷則出定襄代郡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其右臂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置之郡而入然後漢兵往來於秦涼之北而不得息夫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雁門彊場廣莫靡有定所有不勝其為防者豈非武帝有以速

之耶唐世匈奴之患莫甚於吐蕃太宗之初為之防患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乃居其八天寶之初易為節度而隴西節度使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劒南三萬九百人其為西戎之患豈不極至自夫河北難作兵皆東徙其後吐蕃乘虛內侵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繼陷沒豈非謀事之踈以至是也然嘗論之漢之失於喜功唐之失於寡謀固不免有備禦之難而能經畧邊事使夷狄尚不敢輕視中國亦不為無策也本

始中匈奴常帥十餘萬騎南旁塞以寇而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屯沿邉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乃總領於其間非老將為謀之審耶太和中李德裕建籌邉樓於劒南四川按南道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圖之右而弓弩甲冑人皆素備總十一軍而作杖義城作禦侮城作柔遠城二邉浸懼南詔東服夫以十一軍皆雄邉子弟而制二邉非德裕之善謀殆不能也嗚呼使漢唐任禦邉之寄皆如趙

克國李德裕之謀又何西北之足憂哉然觀漢之單于鳴鐘渭橋貢琛漢廷不至如前日陸梁之態而唐之吐蕃南詔相挻為患卒與唐終始者豈非漢之備邊之策周思曲慮不若唐之疎畧耶夫發武軍以贍邊兵發少府以給邊費北邊諸郡持藏兵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其備甚悉矣徙邊之民廪給衣食北邊騎士軺車不筭邊民被害饑寒相失則天下共給其費六郡良家子則給以期門羽林之選其恤邊優矣内郡有守有丞而已

邊郡又有長史以掌兵内郡之縣有令而已邊縣則又置障塞尉其設官又備矣彼唐之區畫備禦果若漢之備且盡歟毋怪乎唐之邊患三百年間之無寧歲也

匈奴傳贊　班固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

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邉境孝惠高

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
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
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
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
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
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
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
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

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廓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

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輙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讀曰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

運困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藜古黎字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遯古遁字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

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

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絶外内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絶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

也

匈奴傳論　　范曄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强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逮孝武亟興邊畧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内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来臣乃權納懐柔因為邊衛罷關

徼之徼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

閭脩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烏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

竝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
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銘功封
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
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
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
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
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
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竝恩兩獲以

私巳福弃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疢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徙戎論　　江統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當其强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

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强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逺征令境内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通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

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强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没將守屠破城邑鄧隲敗北侵及河内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强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斃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還之纖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横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隅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

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荅曰子以今日羣氐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長短之命

而令其進退由巳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戸皆爲仇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殽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

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

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
彊分為三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内叛連結
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
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
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毌
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
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
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

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纎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

論元魏據中原　沈約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竝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轞震中㝢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

種落遷散數十年間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壇場俘民畧畜者無歲月而關馬元康以後風雅雖喪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娃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為念逮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䶅鈗銼鋒閉重嶮而自固於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虵軺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為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

襄寧一營車甫晏戎心外駴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兖而兵無勝畧棄師隕衆委甲横原捎舟亘水荆吴鋭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擄遂戚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埶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兖冀之間蕭然矣而自宋未以來竝有賢才狡筭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鞬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伐

簒偽彌偏凶威英圍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晋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擔士女喧惶天子内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强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

至于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鷰赴時銜泥靡托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畧頻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彊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搆紛邊將外叛致虜引

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曰昃思一區宇於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兖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為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鬬江湖固舟檝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楩柟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氊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

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突厥論贊　唐書 後同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庭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貺以為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

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患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

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乂安胡寇益希疎而絶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為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吴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

號與胡媪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
有父子男女之别也婉治之姿毁節異類垢辱甚矣漢
之君臣莫之耻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
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
之隷齎毳毦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散
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歳驕華夏日蹙方其彊也竭人力
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彊則内攻中國為
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

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辨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纎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

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舌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
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大官之珍
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絶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良
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
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
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
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
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

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畆畆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畆百畆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他伎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

百頃永徽中兩渠灌寖不過萬頃大歴初減至六千畆畆腴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妥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緜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

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

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廻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

江常以南詔為前鋒操倍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輙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嶲以北八百里民畜為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卒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喘

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則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宣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贊曰隋季世虛内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强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甚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强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驕墄蒙京師太宗身勤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内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

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任將必其功葢黄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寖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回鶻贊

贊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内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葢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

子胥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刼平凉敗上將空破西陲所謂引外禍平内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懦昏狃而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親之則責償也多慊而不滿則滋怨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熟我險易則為患也愽而慘療餒以野葛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吐蕃贊

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釃其牙犁其廷

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强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圍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内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宗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復得完而至陵夷然則内先自治釋四夷為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西戎論

蘇轍後同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彊則臣狄狄彊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彊而後侵畧之患不至於中國葢一彊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争附彊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從無所懼彊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冐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彊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

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彊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彊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彊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

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彊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鬭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

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爲起兵之害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强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北狄論

北狄之民其性驍勇耐寒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

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益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氊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絶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敝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

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没世

不復益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師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曰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

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益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横之勢耳愚以為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

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論與夷狄同事

自古與夷狄同事未有不爲患者唐借回鶻之力以定安史之亂而破吐蕃其後凌竄中國無所不至僅免於亂石晉假契丹兵以取中原奉之以盧龍雲中之地而卒至於德光犯闕出帝沉於虜廷大觀中遣使由海道約女貞同滅契丹以取幽薊而後靖康之變虜騎長驅

至今爲梗何則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顧信義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既借其力與之圖事則必有輕中國之心情實既露爲彼所料則必有窺中國之志奉之過情則啓其貪不滿其意則易生釁此所以必爲患者其事勢然也古者戎狄荒服其來則坐諸門外使舌人體委與之不使知馨香佳味而況竭中國之貨財珍異以賂之欲借其力而結其心哉悲夫謀之不臧宜後王之深戒

論宋之困於夷狄　葉適

新史敘羣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翰皆爲朱溫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榮似覇而非其三惜楊行密無覇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爪分爲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内有中官爲疽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黄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裨刼特剽倐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榮行密桓文之功

而以管仲狐偃望其下耶歷觀前世周晉以諸侯王漢以外戚宦竪秦及隋唐以盜賊其勢已成雖聖賢復出無益之空談猶不能容口而況爲之者欲措手哉已往之事不足追議本朝立國幸無前世之患獨有夷狄對立須爲服弱使弱而常安甘於屈服何所計惜然當眞宗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僅保有者江淮吴蜀而已然北人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淅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凌突淮漢聲言

渡江縱横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微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不背約耳況舊虜垂亡與新虜竝行人事草創和好未成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隱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樂無虞引日玩歲而傾壞常臨於目前未知執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於亡則有甚矣故余素論常欲於沿邊牢作家計壯固藩墻以保堂奥

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竝塞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比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於垣塹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蚕卧晏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自古未有沿邊二千餘里縻費數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若是之拙者然不思今日甚有費數千萬億爲無益之用歲歲無窮未嘗敢一毫削損而獨此之吝何哉又請以一家譬之夫富者多積厚藏廣宅美室

聚子孫而居何嘗不高高墻垣實僮僕備守不使强鄰暴客輕輙窺伺而後得安者天下與一家何異盡沿邊道里費數千億萬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袒裼空洞示人以室家之好皇皇於内而反不汲汲於外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衣冠禮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税駕矣

敘宋遣使高麗并論　馬端臨

宋遣使高麗自明州定海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

山入其境過島嶼詰曲嶕石𥫉舟行甚駃值嶕則敗七
日至禮城江江居兩山間束以石峽臨激而下號急水
門最為險惡又三日抵岸有館曰碧瀾亭使人由此登
陸崎嶇山谷四十餘里乃至其國都云女真在混同江
北與高麗僅隔鴨渌一水其初本臣事契丹奴事高麗
及其强也高麗反臣事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即位即
遣胡蠡等為高麗國信使朝廷葢憂其通金人而金亦
以是時遣王樞持冊使高麗則亦憂其為我用也蠡之

回史失書二年詔募使絶域者浙東路副總管楊應忱應詔請行自言隨侍其父任邊吏熟知虜情高麗女貞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雞林以達燕雲三月假刑部尚書往使浙東帥臣翟汝文奏言應忱欺罔君父自為身謀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而金人或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必致辱命取笑遠夷請毋遣不從六月至高麗見國王楷諭旨楷拜詔已與應忱等立對而議楷曰大國自有山東路何不由登州往應忱曰

不如貴國最徑第煩國王傳達金國爾三節人止二十八騎皆自齎糧楷有難色已而命其臣傳侑至館中具言金人見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何以荅之麗人之辭果如汝文所料應忱曰女貞不能水戰侑曰彼常於海道往來况女真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之可見疆弱居十數日復令其臣崔洪宰等就館議執前說不變館伴使文公仁亦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金人機變莫測不可相親

令十二年矣洪寀曰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忱留高麗六十四日終不奉詔不得已受其拜表而回十月至闕入對具言其狀上以楷負國恩怒甚尚書朱勝非曰彼與金爲鄰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今安能責報右僕射黄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寧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鑒也上怒始霽時閤門宣贊舍人尹宗澤亦請遣使通高麗令出兵攻賊十一月楷遣其臣尹彦頤入使以禮館待

遣回三年八月壬申上謂輔臣曰高麗入貢人使將至聞上皇遣内臣宮女各二人來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呂頤浩曰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此數人雖至高麗高麗必不肯令來於是乃詔止之詔畧曰舉中原之生聚遣強敵之震驚既涉境以罙深猶稱兵而未已茲移仗衛暫駐江湖如行使之果來恐有司之不戒俟休邊警當問聘期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漢關而謝質非用前規想彼素懷知吾本意汪藻所撰也紹興二年楷遣其臣崔惟清等入貢上引見荅以溫詔遣回十二月明州言高麗使將到三年正月詔以法惠寺爲同文

館以待其至既而卒不至以入洋風敗舟爲辭議者謂其設詐以侮我也六年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朝廷懼其與金人爲間詔賜銀帛遣之自是不至者二十餘年三十二年二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守臣以聞侍御史吳芾言高麗與金接壤令兩國交兵其請可疑使其果來恐有意外貽笑夷狄詔止之時完顔亮將入侵也隆興二年四月明州言高麗入貢史不書引見日歷孝光寧三朝使命遂絶慶元間詔禁

商人博易銅錢入高麗朝廷亦絕之也每麗人之入使也明越二郡困于供給騷然不寧既至闕則館遇燕賚錫予之費以鉅萬計而饋其主者不預焉我使之行二神舟長大數倍戰船費不訾三節官吏糜爵梢廩皆仰縣官者甚夥蘇軾言於先朝謂高麗入貢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國於吳會與東都事體大異昔麗人之來率由登萊登萊距梁汴山河之限甚遠也今自三韓直趨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江爾雖自明而麗海道渺瀰中

隔洲島凡海中之地大曰洲洲之小者曰島島之小者曰嶼隨其大小有千百十家之聚惟無草木而有石者曰𡾰而海深無際曰洋海舟之行觸𡾰則摧入洋則覆又有黑風海動之變遇之則天地晦冥波濤鼎沸故舟人每委曲避就出急水門至郡山島始謂平達非數十日不至也然南北行各遇順風則歷險如夷楊應忱戊申之役其回也九月癸未發三韓戊子至明州之昌國縣僅六日耳海道之當防如此

按高麗之臣事中朝也葢欲慕華風而利歲賜耳中國之招來高麗也葢欲柔遠人以飾太平耳國運中否疆胡内侵則聘問之事可以已矣蕞爾島夷昔日葢臣遼以自存者也金之强暴既滅遼而有之且荐食中華傾覆神京矣而謂高麗能禦之耶然則揚應忱之行甚無謂也欲倚以求成耶則彼豈能主宋人彌兵之盟欲倚以救難耶則彼豈能效秦伯無衣之賦且當時所遣卑詞祈請之使如傅雱五倫之徒未嘗不得以自達於金

也然我使之往也如石沉海彼兵之來也如火燎原卒不得其要領又何煩涉鯨波踐異境假道於三韓以求達耶然雱倫輩之奉使無益也不過徒爲卑屈之辭而不能已其吞噬之謀耳燕雲距江淮數千里其間土地人民城郭固我之封疆以此衆戰掎角牽制彼亦未能保其長驅而必勝也若高麗奉命道應恍以往而金人有假道於虞之謀則揚帆直指吳會更無顧忌矣然則翟汝文所料與王楷所以荅使者之語皆忠言至計未

可訾也朱丞相言彼與金為鄰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
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今安能責報此語固得之然
政和之求醫而獻忠謀建炎之肅使而不奉詔則麗人
固能報恩而未甞負恩矣過乎此則難以責之也至於
黃潛善之妄言謬計尤其可笑所謂精甲數萬既可襲
高麗於海外胡為異時不能以此抗金人於維揚耶季
布謂樊噲面謾可斬此語潛善可以當之

備倭　　元史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官軍不能敵江浙省言請以慶元台州沿海萬戶府新附軍往陸路鎮守以蘄縣宿州兩萬戶府陸路漢軍移就沿海屯鎮臣等議自世祖時已延阿珠等相地之勢制事之宜然後安置軍馬豈可輕動前往省蒙古岱等亦言以水陸軍互換遷調世祖有訓曰蒙古岱得非在醉而發此言以水路之兵習陸路之伎驅步騎之士而從風水之役難成易敗於是何補今欲禦備姦宄

莫若從宜於水路沿海萬戶府新附三分取一與陸路

蘄縣萬戶府漢軍相參鎮守從之

論倭　馬端臨

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史稱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其地去遼東甚遠而去閩浙甚邇其初通中國也實在遼東而來故其迂回如此

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則以遠東非中國土地故也三朝志雍熙中僧奝然入貢歸國後奉表來謝敘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頋信風而東别數千里之山嶽易過何其遠也敘其歸則曰李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也而繼之曰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然則其國境雖去浙東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後達歟

稗編卷九十七